國史考異

國史考異卷之四

吳江 潘檉章力田撰
吳　炎赤溟訂

讓皇帝

一

讓皇帝在位四年。既無記注可考。惟永樂實錄所載。奉天靖難事蹟及鄭氏遜國記差存年月梗槩。故取二書參以衆說而折衷之。靖難事蹟云。高皇后生五子。長懿文皇太子。次秦愍王樉。次晉恭王棡。次 上。次周定王橚。玉牒諸書並同。王氏二史攷。引皇明世系。謂

太宗周王爲　高皇后所生。而　懿文秦晉諸妃子。非也。革除遺事則謂　懿文秦晉周王爲　高皇后生。而太宗爲達妃子。亦非也。按革除遺事刻本無此說余考南京太常寺志所載　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　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右一位碽妃生　成祖文皇帝。是皆享于陵殿掌于祠官。三百年來。未之有改者。而實錄顧闕不載何耶。　惠宗固嘗曰此　孝康皇帝同產弟也。豈不知　成祖爲碽妃子。而爲是言耶。史載洪武十七年七月冊李氏爲淑妃。攝宮中事。則淑妃之爲　孝康母疑有之。而碽妃則他無所考。問嘗質之中官故老。皆

言　孝慈皇后無嫡子、初養南昌王文正岐陽王文忠等為子、厥後諸妃有子、則自子之恩同己出、故中外無間言。若然。則螽斯麟趾遠配文母矣。而南京太嘗寺志所載、非無徵也。然其中位次淆亂、亦多可疑者。自二妃而外、總設皇妃皇貴妃皇貴人皇美人四位于李淑妃之次、皆不書某氏、惟繫所生于下。若胡充妃之生楚王。達定妃之生齊潭二王。郭寧妃之生魯王。郭惠妃之生蜀代谷三王。葛麗妃之生伊王。劉惠妃之生郢王。而總稱皇妃、胡順妃之生湘王。而稱皇貴妃。韓妃之生遼王。而稱皇貴人。皆不可曉。至于周趙慶岷四王之母、亦皆

不載考大明會典云 孝陵諸妃俱陪葬惟二妃葬陵
之東西又凡陪葬諸妃歲時俱享于殿內其別葬諸妃
俱遣內官行禮蓋南京太常寺志所載止據陪葬諸妃
享于殿內者而言而其他別葬者則不及也雖然 成
祖果為碩妃子則國史玉牒何以諱言之吾知 成祖
于此有大不得已者存焉方靖難師起既已自名嫡子
傳諭中外矣及入纘大統何敢復顧私恩以忘 高皇
后均養之德與 孝康一體之情故于奉先殿則闕之
于陵殿則祀之此亦恩義之不相掩者也嗚呼其與光
武不考南頓君之意何以異哉余友吳氏炎又為余言

周王亦非　高皇后生也。考之史。洪武七年九月。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橚服慈母服。斬衰三年。以主喪事。周王初封吳王勅　皇太子及諸王皆服期。有司營葬。厝於朝陽門外。以李淑妃碩妃之事觀之。則孫貴妃疑卽周王母也。孝慈錄序第言。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而其敘服篇。則併及慈母。注。謂母卒。父命他妾養己者。與周王之爲孫貴妃服。似不合。竊謂是時　高皇后尚在。故不欲明言生母。以傷其心。而等慈母之服於生母。則名實兩全矣。且慈母之服重。則嫡母之恩禮逾重。此聖祖之微權也。孫貴妃之薨　孝陵尚未營建。故別葬

朝陽門外。而陵殿之享。亦不得與。推此。則趙慶岷三王之母。其爲別葬無疑矣。今言云　太祖陵不知附葬楚妃今陵祭旁列四十六案或坐或否大抵皆妃嬪也則南京太常寺志所載特其有子而陪葬者耳

二

靖難事蹟云。初　懿文太子以柔弱牽制文義。不稱太祖意。又聞其宮中過失。　太祖語　孝慈高皇后曰。朕與爾同起艱難。成帝業。今長子不稱吾意。如何。　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與知。惟　陛下審之。　太祖曰。諸子中。　燕王仁孝。有文武才略。能撫國安民。吾所屬意。　皇后曰。幸毋泄言。恐禍之也。　太子聞之。密以語

涼國公藍玉。玉先征北虜納哈出。歸至北平。以名馬進
上、 上曰。馬未進朝廷。而我先受之。豈所以尊君父
邦之。玉慚而心不懌。至是聞 太子言。曰。臣觀 燕王
在國撫衆。安靜不擾。得軍民心。衆咸謂其有君人之度。
恐此語上聞。殿下之愛衰矣。臣又聞望氣者言。燕地有
天子氣。殿下宜審之。時晉王亦聞 太祖注意於 上。
自念己兄也。 上弟也。遂生嫌隙。後晉王與 上皆來
朝。 上有疾。晉王數以語見侵。 上內懷憂畏。疾增劇。
遂懇求歸國。按 孝康在儲宮二十餘年。無纖芥之過
聞於中外。亦不聞一日失歡兩宮。而事蹟謂 高皇與

孝慈有廢立之謀何其誣也且　孝慈之崩在洪武
十五年而藍玉討納哈出在其後五年今謂玉先有
燕王却馬之嫌聞　太子言而進讒先後倒置不辯自
明作史者豈以藍玉身陷大逆不難加之罪乎又洪武
實錄於晉恭王薨稱其聰明英銳多智數而事蹟謂其
忌　燕王出塞功與　太子比而沮之亦未必盡然王
氏二史攷謂　高廟錄成於　文皇時使晉王有陷
文皇意不應無貶詞乃爾豈　文皇以親故為之諱邪
抑其時濟熺濟熿之交誘未行恭王之謀尚未露也余
考胡廣之重修　高廟錄正濟熺兄弟訐奏之時恭王

果有陰謀安得不露而本傳未嘗輕詆則事蹟所書妄矣事蹟又云 太子甍 太祖愈屬意于 上一日召侍臣密語之曰 太子甍 長孫弱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 燕王爲儲貳以承天下之重庶幾宗社有託翰林學士劉三吾曰立 燕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且 皇孫年長可繼承矣 太祖默然遂立允炆爲皇太孫遜國記則云 懿文卒 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 皇孫世適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 皇上無過憂 高皇曰善是年九月庚寅立 皇太孫夫 懿文之葬在八

月而　太孫之立即在九月。　聖祖曷嘗少有遲回不決之意哉。蓋立嫡立長。家法最嚴。深合春秋大居正之義。初非以三吾言而定也。列朝詩集謂三吾教習脩謹。屢忤　上旨。以老獲宥。　上之禮遇視金華諸老。殆懸絕矣。史家稱其備顧問。與密議。抗論建儲。皆附會之語。嗚呼。諒矣。

三

靖難事蹟云。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太祖不豫。遣中官召　上。已至淮安。　太孫與齊泰等謀。詐令人齎勑符令　上歸國。及　太祖大漸。問左右。　燕王來未。凡

三問無敢對者乙酉　太祖崩是夜即斂七日而葬
皇太孫遂矯詔嗣位改明年爲建文元年踰月始訃告
諸王且止毋奔喪夫以　成祖之至淮安爲出　太祖
密名此即前屬意建儲之說也且　皇太孫矯詔嗣位
是何等語耶而遜國記云建文元年二月　燕王來朝
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戶部
侍郎卓敬上書論劾皆不報三月　成祖還國　燕世
子及其弟高煦高燧留京師未幾遣還北平按史載元
年十一月　上還北平上書于朝有曰自　皇考賓天
之後臣居喪且病足跡未嘗出外庭四年六月駐龍潭

上又曰。比爲姦惡所禍。不度此江數年。此則 成祖自淮安歸國之後。未嘗奔喪入朝之明證也。考其時朝廷已命謝貴張昺覘察王府動靜。猜疑之形已著。 成祖安得束身入朝。輕試不測之險。而又儆然行皇道不拜。自干 祖訓。授權臣以口實耶。以 成祖之智而媚于禮。決不爲此。王氏二史攷引傳信錄云。 高帝鼎成。建文卽位。 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謂已叔父行也。給事中金華龔叔安奏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序叔姪之情。此出玉堂清話。爲宋杜審琦內宴事。則傳信錄所傳亦附會也。余按革除遺事。曾鳳

韶傳云時藩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時侍班有殿上空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倫之言聞者駭愕此與傳信錄龔叔安事相類但鳳韶傳泛言藩王入覲未嘗指斥　燕邸遜國記何所據而大書特書耶朝野彙編引南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較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　燕王還北平住坐以拿張昺功陞職以為　燕王來朝之證不知潘安即事蹟所云齊泰等令人齎勅符令　上歸國者也安得以淮安之事誤繫于明年乎事蹟又載元年三月　世子□□二郡王高煦三郡王高燧皆在京齊泰曰三人在此

宜先收之。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則彼先發有名。且得爲備。莫若遣歸。使坦懷無疑也。遂遣歸。尋悔。遣人追之不及。宣德實錄云。 太祖崩。 建文君嗣位。時 仁宗爲世子。 太宗命偕高煦奔訃京師。特戒高煦宜謹言動。循禮法。毋肆不率。以啓禍釁。旣至京。任情恣縱。 仁宗屢戒之。不悛。舅氏魏國公徐輝祖。亦以爲言。不納。一日入輝祖廐中。奪其善馬。不告。亦不辭。徑歸。輝祖追之。已渡江矣。夫黃子澄之欲勿收 世子二王。慮 成祖覺之而先發也。設令 成祖父子。同在京師。則必駢首就戮矣。何所顧忌而遣歸耶。 世子兄弟之奔訃也。以

太祖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故　成祖遺之自代耳。若如鄭氏所書。則　成祖挈家入朝。不虞後患。如藩屏之重何。且又違　太祖之遺命也。其謬明矣。

四

遜國記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　皇祖妣孝慈皇后曰高皇后。尊　母皇太子妃呂氏爲皇太后。建文元年二月。詔尊考妣爲皇帝后。祔享宗廟。立　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允熞允熈爲王。大政記則以尊呂氏爲皇太后。立馬氏爲皇后。子文奎爲皇太子。三事並繫于元年二月。

追尊考妣之下。分封三弟之上。此鄭氏之記事自相牴
牾者也。革除遺事書追尊孝康帝后尊呂太后皆在戊寅閏五月葬高皇帝之前而無上皇
祖考妣廟諡事尤爲疎謬又書立馬后太子封三王同在是月 按 高廟諡號上于
孝陵卒葬之後。無可疑者。 孝康帝后之追崇當亦不
遠。而鄭氏繫之元年二月。至于 呂氏之尊爲太后則
在其前十月。 惠宗謹于禮。安有 考妣未追崇而先
崇生母之理。其在上。 興宗諡號後必矣。而革朝志于
元年正月並書追尊考妣及尊母后。則又太遲。恐子爲
天子半歲之間。 考妣猶守故號。 母妃不爲尊稱。亦
非孝孫恩所敢出也。鄭氏所載元年二月詔書以追尊

考姚典冊　皇后封三王尙府舉行政體不當如是況詞旨之蕪雜條章之疏濶其爲僞託顯然革朝志亦載此詔而竄入尊　呂太后一條于簡端皆不足據也

五

靖難事蹟云齊泰等密謀令人上變告適　上遣人至京奏事泰喜曰吾事就矣遂執之鍛鍊成獄卽發符遣王府官屬且約謝貴先發密誘長史葛誠爲內應宋忠等爲外應令王府人無大小獲卽殺之遜國記云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　燕府金幣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燕山左護衛百戸倪諒亦上

變告逮府中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又爲湯宗立傳列于齊黃之後。謂靖難後陳瑛名還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亦論死。諸書皆因之。考永樂實錄元年八月戊申。蘇州府知府湯宗。以坐視水患下獄。六年十二月乙酉。召廣西祿州判官湯宗至陞大理寺右寺丞。或言宗在建文中。嘗奏北平按察使陳瑛受燕邸賞賜者。上曰。帝王惟才是使。豈當屑屑記憶舊嫌。齊桓用管仲。唐太宗用王魏。何嘗不得其力。竟擢用之。是湯宗實未嘗論死也。宗之告變。不著于國史。惟洪武三十五年七月書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爲左副都御史。瑛建文

中坐藩邸事謫廣西故名用之蓋瑛先去北平而宗以同官之舊訐其受金錢事遂坐謫耳不在倪諒上告之目也使湯宗果發難于前齊泰等又何必執奏事人鍜錬成獄耶宗既以憲臣首啓釁端乃不與謝貴張昺同受姦黨之目有是事乎鄭氏妄謂宗以告變得罪于燕且與瑛爲讎決不能免不知宗之訐瑛在兩人去燕之後雖事涉藩邸非成祖所深惡彼瑛亦安能以私怨論殺之哉宗以太學生擢河南按察僉事改北平後陞山東按察使疑以訐陳瑛得陞坐事左遷刑部郎中永樂初擢蘇州知府又坐事左遷知滁州用右春坊大學士黃淮

薦名還。授大理寺丞。後終南京大理寺卿。見于宣德實錄所爲小傳甚詳。鄭氏不察。乃與死事者同類而稱之。此亦齊黃諸人之所羞也。

六

鄭氏今言云。洪武三十二年六月。武官遷簿。齊泰縣兵部左侍郎進尚書。至建文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附選。齊公已不僉名。十二月初七日選。則茹瑺爲尚書。升公姓亦不載矣。蓋北平事急。公有軍旅之役耶。近見新官供詞。往往有云。鄭村壩殺敗。齊尚書單馬者。蓋公時轄部事。理戎務耶。歸有光撰興安伯徐祥世家亦云敗齊尚書單于鄭村壩蓋據其家狀書之耳

或謂公倡晁錯之議，及北平兵起，復偃然居守，命庸懦如景隆者為元帥，卒以誤國。豈公固未嘗居守耶？按靖難事蹟載元年十一月黃子澄等知李景隆敗，匿不言，遂遣人密語景隆，令隱其敗，勿奏。景隆如指。蓋是內外蒙蔽朝廷，所得軍中奏報，皆非實事。夫軍機奏報，兵部實主之，言子澄而不及泰，何也？且泰首贊密謀，自李景隆出師以後，絕不聞有所建白。豈白河德州之役，泰皆躬歷戎行，而中朝籌畫，有不得預耶？靖難事蹟又于二年六月甲午朔書齊泰黃子澄聞李景隆等屢敗，濟南危急，皆震悚喪氣，乃謀遣尚寶司丞李得成等求講和

以緩我師。則是時泰已還理部事也。永樂實錄茹瑺本傳云洪武中。歷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建文中。改吏部尚書。與太常卿黃子澄不協。刑部尚書暴昭黨子澄極力擠瑺。以罪黜河南布政使。歲中。子澄亦黜。召瑺還復爲兵部尚書。 上即位。以推戴封忠誠伯。仍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按泰與子澄同黜。在三年之春。以諸書考之。則齊泰初出視師。茹瑺實自吏部來代爲尚書。及泰既還。瑺以罪黜河南。未幾。泰等被逐。而瑺復本兵柄。于是推戴之謀成。國事去矣。雷禮列卿表。謂茹瑺左遷河南在洪武三十一年。復任兵部在革除元年。誤也。遜國

臣記又言泰嘗使北平北平賂泰泰受歸請爲兵費
上益倚重泰泰使北平事無可考疑在燕師未起之先
不然成祖方以誅姦臣爲名曷不取而甘心焉今竝
削去

七

靖難事蹟云元年十月甲寅拔大寧之衆及寧王權皆
回北平遜國記亦云冬十月甲寅 成祖盡拔大寧諸
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趣援北平按
大寧之地國初止設衛所不立郡縣自寧藩內徙而諸
衛軍之未附者往往闌出塞爲盜賊其地漸成甌脫矣

永樂實錄云元年二月己未以大寧兵戈之後民物凋耗。改寧王府于南昌。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指揮使司爲大寧都指揮使司。隷後軍都督府。設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衛。俱隷大寧都司。調營州左屯衛于順義右屯衛于薊州。中屯衛于平谷。前屯衛于香河。後屯衛于三河。仍隷大寧都司。五月乙未勅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曰比聞大寧諸衛官軍多逃于口外。相聚劫掠。罪本難容。朕念此輩皆 太祖皇帝所養。東征西伐。嘗奮勇效勞。後出于一時畏罪逃聚。衣食無資。遂至劫奪。陷爲盜賊。改過無繇。可即差人齎勅往諭朕意。旣往之罪。咸釋

不問。女華心悔過、各復職役。鄭氏大政記云。永樂元年三月。徙北平行都司于保定。以大寧畀兀良哈。考實錄永樂元年十一月勅諭兀良哈部落。第云仍舊制。設泰寧福餘朶顏三衛。俾爾等統屬軍民。鎮守邊境而已。初未直言以大寧畀兀良哈也。余寅曰。嗚呼。成祖勅諭煌煌。仍太祖之舊制。以潢水地兀良哈地。畀三衛耳。而陳建鄭曉不載。豈可爲信史。又二十年三月。上親征阿魯台旋師。命諸將東擊兀良哈。而自將從西要之。冦大潰。蓋至是不惟兀良哈爲我版圖。而諸和林漠北地一空矣。故嗚鑾戍之論。明乎滅虜當守大寧。與遼東

興和並為重鎮大寧之未嘗畀三衛也又一証也厥後宣德三年朶顏冦邊使 成祖畀以大寧畀之則史不容言兀良哈萬衆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是何後先之矛盾耶所可憾者宣德輔臣當英武之朝覓河奏捷不能贊成先志僅進蹕會州而旋即振旅呀誰之咎哉余考職方地圖兀良哈地在潢水北洪武二十三年北胡來降者衆詔于兀良哈地置朶顏福餘泰寧三衛以處之西北起懐山東南抵金山卽詳穩羣牧地也自永樂以後大寧既空遂乘間南牧然皆逐水草遷徙無嘗至二十年八月諸將征兀良哈者奏云已入冦穴冦

悉衆來敵大敗之餘衆潰而西走盡收其人口孳畜先道大寧入喜峯口侯駕則是時堯幕遠遁不敢復據大寧明矣後洪熙元年閏七月興州左屯衛軍士范濟詣闕上言屯兵要地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諸處皆關嶺之外實中國之藩籬邊塞之要地其土或可耕可耨宜令良將率兵廣屯種修城堡治器械謹烽火勤訓練以備胡可見此時大寧尚未棄惜乎濟之策不用耳乃宣德三年兀良哈部落逼近灤河兩岸牧馬已深入大寧之南而遼東總兵官奏往時義州衛帶管大寧驛路嘗置馬驛于牛山今大寧之路不通馬驛虛設蓋先

是屯兵雖撤驛道尚存遼東宣府聲援猶未甚隔也是秋有寬河之捷嗣是三衛數與阿魯台相攻部曲離散而邊臣因循無復言修大寧舊邊者馴至正統己巳之變三衛既導乜刺入寇遂狡焉渡潢河踞大寧分爲三區福餘自黃泥窪跨開原泰寧自錦義至白雲山朶顏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當是時祠官至不能赴昌平陵衛吏卒如僑寓而何暇問灤河以北乎繇是屬夷藉口謂靖難初歸附有功遂以大寧爲賞而鄭氏不審從而書之若以爲　成祖眞有帶礪之誓茅土之分也者遂令二百餘年謀臣勇將噤不敢議收復則此一

討訣之哉。又考重修會典云洪武元年置大寧都司于兀良哈地。置屯田。永樂三年徙大寧都司于保定府。領衛所一十二。各置屯田。是後兀良哈屯田指之朶顏諸胡。薊永一帶遂為邊鎮。不知初置北平行都司在洪武二十一年七月。其改大寧都司徙保定則在永樂元年三月。會典所紀沿革年月皆大謬。且其地在惠州之境。非兀良哈也。不可不辯。

八

靖難事蹟二年五月。上至濟南。李景隆衆尚十餘萬。倉卒布陣未定。上以精騎赴之。大敗景隆。斬首萬餘

級獲馬萬七千餘匹景隆單騎遁餘衆悉降盡散遣之濟南城守不下　上命諸將攻之辛巳隄水灌濟南城八月戊申解濟南圍還師北平濟南前後被圍三月其間攻守勝敗之勢史皆諱而不言何耶且景隆既遁而城守不下者果何人也立齋閒錄載高魏贈鐵司馬序云大軍進取失利漫散南行而德州并無守禦官軍人民逃散四野一空鐵相與魏並轡怏怏南行路經臨邑時序端陽誓酒同盟起集民丁協同都司固守濟南不意□□于五月十六日率衆寇城詭詐百端誘說軍民開門出見鐵相遂使軍民穢罵賊寇彼知中堅不下長

圍四守。內外不通。百計攻打。晝夜不息。攻之愈急。守之愈固。若非濟南戰守而挫其鋒。□乘劈竹之勢。目中已無江淮矣。攻圍三月。彼旣智窮力盡。師老將疲。援兵方至。遁走圍解。其敘鐵鉉城守之功。可謂簡而嚴矣。古穰雜錄云　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出戰。　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去。遂國記因之。夫據高巍之序。則誘說軍民開門出見者燕師也。使軍民穢罵。彼知不下。長圍四守。與詐降之說絕異。度　文皇善用兵。不應誤信輕率乃爾。事蹟所載。攻

城在庚辰。隄水在辛巳。又與魏序合。則長圍既築之後必無開門用板之事矣。華除遺忠錄又云鉉于城壞處輒縣 太祖御像。兵畏忌。矢石不敢犯。鉉于像內潛修築完固。 太宗苦之。不知危城中。安得御容如此之多。鄭氏獨削不取。亦有見也。大抵鐵 倡義于景隆喪敗之餘。集民丁。守濟南。僅能嬰城而不能決戰。靖難師已疲老而盛庸又進迺德州。有腹背坐困之勢。故拔營歸耳。鄭氏作鉉傳。未免張大失實。至謂 文皇攻濟南不克。舍之南去。宋參軍說鉉出兵襲北平。鉉不能用。則文皇自解圍後。即歸北平。至十月始再出。未嘗舍而南

去也。嘗以國史及高巍序正之。

九

遜國記建文二年十月詔諸將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三年三月辛巳。成祖率衆至夾河。戰酣。迫暮。各斂兵入營。成祖以十餘騎。逼盛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 上有詔旨無使余負殺叔父名也。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靖難事蹟亦云。時迫暮。各斂軍還營。上以數十騎。逼敵營而宿。天明視之。四面皆敵。左右曰亟出。無為所困。上曰。且休。無恐。日高丈餘。上引馬鳴角。穿敵營。從容而出。敵衆顧視驚愕。略不敢近。然無

詔旨不殺之說。蓋是日兩軍力戰。互有勝負。黑夜斂營。成祖以輕騎野宿。敵不覺也。既而安臥以示閒暇。出敵不意。穿營而出。卽李廣解鞍縱馬以疑匈奴意耳。否則南兵追射之。立盡矣。敵所以不敢近者。蓋素憚成祖威略。且疑其見誘耳。非真顧忌詔旨也。不然。左右何以有亟出之請乎。王世懋窺天外乘曰。建文君敕諸將不得加矢刃于燕邸。使朕有殺叔父名。以故成祖得出入行間無憚。其說採入吾學編。至今傳爲實錄此言外若愚。建文君。內實頌其仁。而甚成祖之忍。愚以爲不然。建文君雖不失道。其待諸叔實嚴。卽位

未幾齊周谷三王皆被囚縶豈有稱兵如　燕邸而諄諄乃以殺叔爲戒且臨陣而斃之矢石不乃有辭愈于擒而殺之乎卽其君愚爲此言方黃諸臣寧不强諫而易其辭也至敘平安忠勇矛刃幾及　成祖則其言又自相矛盾矣自古帝王之興皆有天命唐太宗數摧大敵身經百戰體無寸傷亦豈有勑勿傷之者大都廢興在天其在人謀則文武二途致之也　高皇帝櫛風沐雨與諸功臣起昆弟晚節于文臣多所誅戮　建文君易之尊禮文臣與同密謀而武臣皆失職　成祖少受中山王兵法數練兵出塞爲將士所服諸老將內憤失

職而外憚　成祖之英武。以茲多不肎用命。至齊黃所
白用大將李景隆。又怯詐小人。通文墨而好大言者。人
心益憤。而國事遂去矣。故金川之役。武臣迎降。文臣死
節。詎非其效歟。余謂　成祖用兵。絕類唐太宗。每戰必
挺身陷陣。繞出其背。而諸將乘之。取勝其後。出塞逐虜
皆用此法。非不欲計萬全。蓋身先士卒。勢不得不然也。
世所傳八駿圖。其二曰赤兔。戰于白溝河中箭。都指揮
亞失鐵木兒拔之。其七皆然。此　成祖命圖之。以示子
孫者也。登南軍射馬不射人。故不受傷耶。王氏歸之天
命當矣。　建文此誥。闕之可也。

靖難事蹟四年四月甲戌駐師齊眉山與敵大戰自午至酉勝負相當遂各斂軍還營明旦敵援衆逼鄭氏大政記云建文四年四月魏國公徐輝祖率兵會諸將及靖難兵戰于齊眉山敗之名輝祖還皇明通紀云時北兵駐齊眉山輝祖帥軍援何福既至相與大戰自午至酉兩軍相當薄暮輝祖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于北軍中最號勇敢馬蹶為南軍所擒猶力斬數人乃死于是北兵退走還營掘塹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旋師會京師傳言 燕王已北歸 帝

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名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援齊眉山之戰在甲戌南軍之退在乙亥蓋是時南軍相持力戰饑疲故何福等拔營就糧而燕將亦有渡河之請　成祖知兵勢貴進忌退決計追襲晝撓夜攻使不得息未幾師有靈壁之捷纔數日間事耳不聞有徐輝祖來援及名還之事也朱國禎曰輝祖將兵不少槩見國史述兵爭事瑣甚詳南朝諸將姓名凡接戰有得失者皆著輝祖名位甚重帥師斬將何以不及一字也北將戰死直書者甚多李斌最稱雄勇何以獨遺兵至近地亟矣　燕王兵十餘萬歸不歸事豈等閑乃以

傳言遂名還何福原與平安合軍何以言孤其論晰矣實錄于靖難死事諸將先後贈廕無不臚列而李斌之名無聞焉永樂八年七月甲午書命千戶胡文通姪瀚襲陞指揮僉事以文通齊眉山陣亡故也同一千戶同一陣亡文通書而斌不書有是例耶遜國臣記謂靖難兵起輝祖與齊黃張昺丙通謀議督諸兵北進屢有功名還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公嘗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肯禦敵遂還京輝祖天性忠孝乃心王室其與齊黃通謀議則有之至云督兵有功則非事實鄭氏又載鎮撫楊本疏云如魏國公徐輝祖爵尊太

傳。率師征燕。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 皇帝名還京
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疏語誕妄。亦僞作也。至開國公
常昇以洪武中坐黨。而謂與輝祖分道禦戰。不幾于說
夢乎。遜國臣記又爲趙諒立傳。謂諒鄂國公外孫。其母
與 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元年六月。以諒
爲西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未踰
月。靖難兵起。諒時時奉密詔。往來諸將軍中。督察之。壬
午秋。皆宗人並得罪。諒亦坐廢。憂懼卒。考之實錄。永樂
八年八月乙未朔。陞旗手衛指揮僉事翁岩趙諒爲本
衛指揮同知。諒爲鄂國外孫與否。固不可知。但據實錄

則其官爲旗手衛非留守右衛也以永樂八年陞職而非以壬午秋廢燹也且嘗宗人之得罪他無可考 惠宗本非孝康皇后親子 成祖何緣罪及嘗氏邪蓋嘗昇坐黨之後其家諱之而爲是說耳鄭氏既誤載嘗昇而併及趙諒是又夢中說夢也敢因輝祖之事而具論之

十二

靖難事蹟四年四月辛己 上命諸軍攻敵營壘而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遂破其營生禽敵將左副總兵都督陳暉右副總兵都督平安右參將都督馬溥

都督徐真。考徐真本傳。當作都督僉事。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員。內官四員。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貴等。一百五十員。是役也。諸將陳暉馬溥徐真等。後皆顯用。屢見于史。而文臣若陳性善等則不詳所終。意亦王氏所謂武臣迎降。文臣死節者歟。遜國臣記。爲性善與明伯完三人。各立一傳。于性善則云

文皇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之。于與明則云

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憤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于伯完則云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蓋皆被禽得釋而或死或生。其本末未可明者也。惟性善似稍烈。而

革除遺事以爲監李景隆軍戰白溝河敗績死之則又傳聞異辭矣其與顏伯偉輩死事之臣相去葢有間云

十二

遜國記云建文四年五月成祖至儀眞詔天下勤王遣刑部侍郎金禮部侍中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此數人者其後死生不一觀叔英則殉節矣顯宗楊璡等則謫戍矣而金侍郎者獨無所考兵部貼黃冊載刑部侍郎金公與黃觀張顯宗王叔英等徵兵江西等處有嘗州朱進隨公行六月被南昌左衛百戶某縛送京按雷禮列卿表云刑

部右侍郎金純華除四年任則縛送京者疑卽純也純
與觀等同事而獨蒙赦宥累進尚書此正敎布政英所
謂畏死歸附悉復其官見王兵部綁縛册者耳而朝野
彙編置之有官無名之列豈亦傳疑意邪遜國臣記又
載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勤王詔下同知榜募義勇
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之兵乖恩違義
文皇旣卽位械至京磔于市其事彷彿金公葢得于傳
聞也近見錢氏表忠紀因之鑿空杜撰謂金公名有聲
河南人爲南昌百戶劉恩縛送京師松江同知姓周名
繼瑜江西撫州人錢氏生鄭端簡之後又百餘年不知

金公之爲有聲。同知之爲周繼瑜以及南昌百戶之爲劉恩。果孰紀之而孰傳之邪。弘光中。禮臣失于考正。遂請賜有聲謚翼愍。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繼瑜謚莊愍。贈太僕寺少卿矣。吾不意子虛烏有。亦可以濫冒盛典至此也。噫。此又鄭氏之罪人也。

十三

靖難事蹟四年六月乙丑。上至金川門。時諸王及文武羣臣父老人等。皆來朝。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內侍數人而已。乃嘆曰。吾何面目相見邪。遂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

出其屍于火中。還白 上。 上哭曰。果然若是癡騃邪。吾來爲扶翼爾爲善。爾竟不亮。而遽至此乎。遂駐營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如儀。遣官致祭。布告天下。壬申。備禮葬 建文君。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遜國記云。六月乙丑。 成祖入城。諸內臣譁言。不如遜位去。須臾宮中火起。傳言 帝崩。 成祖爲發喪治葬。 惠宗之自焚與遜去也。諸書紛紜迄無定論。而余以所見所聞。反覆叅訂。則自焚之說。可疑者有三。而遜去之說。可據者亦有三。其可疑者何也。一曰。喪禮之不備也。史言 成祖望見煙起。遣中使往。出屍火中。還報而哭。遂駐營龍江。

發哀命有司治喪葬是始終未嘗一臨其喪而通紀所傳撫屍而哭且以小子無知斥之者亦妄語耳其謂喪葬如儀及備禮云者皆史家微辭初不言其儀注若何服制若何也遣官致祭輟朝三日此王公以下告哀之禮而以加之四年正朔之共主其他名數一切簡殺又可知成祖方以周公自居使非心知煨燼之中莫辨真偽寧忍槩從其薄乎一日園陵之無考也實錄王景本傳云時 建文君未葬 上詢景葬禮景對以天子禮 上然其言蓋然之而不能從也以事蹟所書觀之自明而 仁宗御製長陵碑則云備天子禮斂葬此亦

飾美之言非實事也不然既已備禮葬矣何以諱其地而不傳或疑其附葬　東陵之旁而南京太常寺志則言　建文君封樹莫識魂魄無依則橋山之藏竟安在邪通紀葬西山不封不樹之說亦因此傳訛耳一曰馬后之不知所終也國史止記　呂太后隨敷惠王居懿文陵園而　馬后之存沒不著通紀云宮中火起皇后馬氏亦赴火死及　上淸宮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君所在皆指后屍應焉事雖無據然當闔宮自焚之時令中使所出之屍果爲　帝而　后屍竟安在也其可據者又何也一見于谷庶人之事也夫金川門

之開。谷庶人首爲內主矣。 惠宗之存亡。寧不心識之。
乃史載蜀王子悅㝷獲罪。避棲所。棲詭衆曰。 建文君
初實不死。今已在此。事在永樂十四年。則不死之說。必
有自來矣。豈比懷王扶蘇。傳自民間爾已哉。一見于胡
濙之使也。李賢爲濙墓碑云。丁亥。命公巡遊天下。以訪
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時御製性理大全爲善陰隲
孝順事實書成。俾公以此勸厲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
軌跡無不到。在湖廣間最久。癸卯。自均襄還朝。時車駕
親征北虜。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 上臥不出。聞公
至。喜而起。且慰勞之。賜坐與語。 上欣然納之。向所疑

慮者至是皆釋李賢與淡同朝故所記最眞自壬午至丁亥上御極已五年矣何尚介介于人心向背至暮年而疑慮始少釋乎一見于溥洽之獄也實錄永樂四年十二月戊戌降僧錄司右善世溥洽爲右覺義今言云溥洽字南洲山陰人靖難兵起爲 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 長陵金川門開又爲 建文君削髮 長陵卽位微聞其事囚南洲十餘年榮國公疾革 長陵遣人問所欲言言願釋溥洽 長陵從之釋出獄楊士奇撰溥洽塔銘云 太宗卽位召斯道衍于北京命主敎事公以左善世遜衍而已居右永樂四年有盛覺義者

忌其寵搆詞間之左遷右覺義（言左遷而不及下獄與國史書法同）公不辯自處裕如既而　上察其心復右善世又云三四十年間鉅緇老衲有文聲者師與衍公爲首衍公既進位宮師晚年于師尤厚將化之前一日　太宗親臨視之問所欲言獨舉師爲對不及其他列朝詩集云文貞于洽公繫獄及設譏削髮之疑皆鉄而不書但云遭譏左遷又云衍公將化獨舉師爲對則又槩括其事使讀者習而問之此所謂不沒其實史臣記事之體也正統三年周文襄撰鳳嶺寺記云公當永樂間嘗爲同列所間

太宗欲試其戒行幽之于禁衛者十有餘載其記洽

公下獄與塔銘互相證明。文貞文襄身事 長陵服官
史館。其所記載。非稗官野史可比。觀洽公十載下獄。考
其所以召譏之故。則金川夜遁之跡。于是乎益章明較
著矣。然則地道之說信乎。曰、未可信也。今觀南京宮城
之外。環以御河。果從地道出。將安之乎。意是時。 成祖
頓兵金川。遣人奉章。見長陵碑文實欲使、 惠宗自爲計。而
京師遼濶。東南一隅。燕師勢難徧及。倉李潛行。誰爲物
色之者。而又何必假途隧中也。況、 惠宗是日。尚能手
誅徐增壽于左順門。則非坐困宮中可知。若夫出亡之
實。則其事秘。吾不得而知之矣。必欲從二百載後。而一

一、指其同謀何人、寄跡何地、非愚則誕、闕疑焉可也。

十四

靖難事蹟四年六月乙丑、時有執方孝孺　獻者、上指宮中煙焰、謂孝孺曰、此皆汝輩所為、汝罪何逃、孝孺叩頭祈哀、上顧左右曰、勿令遽死、遂收之、丁丑、執姦臣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至闕下、上數其罪、咸伏辜。遂戮于市、按長陵碑文言姦臣耆皇、知罪不宥、閉皇城門、脅建文君自焚、與事蹟語合、益直欲以弑逆之罪坐孝孺等耳。而叩頭祈哀一語、曲筆又不待言也、遜國臣記云、建文君遜去。文皇以姚廣孝言名用孝

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詔孝孺草詔。入見悲慟。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　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置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于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卽死。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孝孺以乙丑被收。丁丑就戮。在　成祖卽位後八日。則鄭氏所記名用及草詔事。當不妄。而作史者。因其緩死。

從而誣之何其橫也今言云彭惠安公哀江南詞叙述建文死義之臣至方遜志乃云後來姦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葢指西楊輩修實錄書方叩頭乞生者非實事也朱國禎云考太宗實錄進于宣德五年是時　上自負文學數幸閣中觀書且賦祖德詩頌羣臣實錄重事焉知非經御覽改定是可以原矣余謂事蹟所書議者專以罪西楊非無據也楊溥撰西楊墓碑云朝廷修　三朝實錄公爲總裁筆削有公論若此者可謂有公論乎溥言既然則西楊之罪可他委乎若以爲御覽改定則　仁宗嘗諭羣臣曰若孝孺

輩。皆忠臣也。是當時朝廷已憐其忠。而安得以此疑謗宣宗也。然觀臨海章嶽所述方氏二女事。謂有視監生者。及見西楊閣老。嘆二女當先生死時。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下死。其事甚烈。當時西楊欲爲傳未就西楊于二女則烈之。于先生則汚之。何耶。豈嶽所述亦假託耶。遜國臣記又載魏尚書澤。藏孝孺幼子。事朱國禎跋之云。方氏既無噍類。惟克家子孝復。于洪武二十五年。湯公和城海上。加賦寧民。赴闕奏減。謫寧夏慶遠衛軍。攜宗圖以行。先生死難時。止鈔民不鈔軍。故孝復軍支幸脫。洪熙逢宥。孝復子琬。援例抱宗圖。告訶海

門衛軍。尋釋爲民。由是方氏之的胤始歸。成化十八年。謝文肅公輯先生遺稿。謁祠。珫孫志淵出迎。文肅喜先生有後。且錄軍赦回故手書律詩一首贈淵。有孫枝一葉是君恩之句。遺扁尚存。歷代世守。乃志淵故有仇人曰葉琰者。遊于海鹽。得見鄭端簡。恣其說。遂入傳中。然猶下一或字。或之者。疑之也。金采者軍冊之訛也。而松江人俞城原竄丁販布于寧。欲脫其籍。且豔慕恤錄。結黜生復祖吾學編竄改縣志。于名宦魏澤下。摘去黃荊三行。插入託孤一段。指幼子名德宗。捏出俞允任勉名色。求王弇州作復姓記。松江人益張大其事。造祠立碑。

纂歸宗錄。至寧海。涸告侵奪。知府洪都。松人。又主其說訟者數年。前後提學副使王畿周廷光。查明黜革方氏揭奏于朝。始定。蓋天啓四年事。余在政府。親得而正之所謂遺族赦還京者。眞實錄也。余按雷禮列卿表。及刑部題名碑。無尚書魏澤名。考澤本傳。則自督府經歷遷寧海典史。未嘗官刑部。亦無藏孝孺幼子之說。而諸書謂方氏被籍時。賴澤周旋。以幼子託方之門人俞山月爲子。旣長。欲配以女。嫌其同姓。故稱余氏。山月卽俞允王氏復姓記。則謂先生在圍城時。以其幼子託上海余氏友。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

人葉君刺得其狀欲爲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葉君名琰一云魏澤所脫一云先生所託其說自相矛盾然以復姓記觀之則葉琰俞斌之詭冒昭然可知矣此亦鄭王二公好奇輕信之過也

十五

靖難事蹟云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遂仍以洪武紀年今年稱洪武三十五年萬曆實錄云萬曆十三年三月壬辰大學士申時行言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竊惟 成祖靖難之日詔今年仍以洪武三十

五年爲紀其建文年號相傳以爲革除及考靖難事蹟亦稱少主稱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則是未嘗革除也但不稱建文耳請復位號請修實錄事係創舉臣等擅難定擬　上諭建文年號仍已之二十三年九月禮科給事中楊天民請改正革除建文年號禮官范謙等覆奏詔以建文事蹟附　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號按革除之名不見于正史遜國記云　成祖即皇帝位革除建文年仍稱洪武以故洪武有三十五年立齋閑錄云　太宗皇帝旣即位革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

年此相傳革除之說也余友顧炎武嘗推申氏之意著論言實錄自六月已巳以前書四年庚午以後特書洪武三十五年此當時據實而書者也第儒臣淺陋不能上窺聖心而嫌于載建文之號于 成祖之錄于是創一無號之元年以書之史使後之讀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說自此起矣夫建文無實錄因 成祖之事不容缺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紀使 成祖果革建文爲洪武則于建文之元當書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紀洪武而但革建文亦當如 太祖實錄之例書甲子矣今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書于 成祖之錄者

舉然也。是以知其不革也。既不革矣。乃不冠建文于元年。而但一見于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避。而不敢正書。此史臣之失。而其他奏疏文移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則皆人臣奉行之過也。其言尤辨博。然覈其實。則有未然者。謹讀成祖即位詔書。蓋意在修復舊制。故仍紀洪武以風示天下。未嘗惡建文之名。而必去之。但榜文條例。並皆除毀。所謂用因非用革也。然一時有司。逢迎太過。遂追改建文元年至四年六月以前。皆繫以洪武。亦勢不得不然耳。即以實錄考之。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丁卯。定北平守城功賞。已有洪

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之文徐眞本傳書三十二年陞都指揮僉事守山東宋晟本傳書三十二年調守彰德皆建文元年事也可見當時通稱皆易建文爲洪武矣憲章錄云 張太后大漸召三楊于榻前（時楊榮已前卒）問朝廷有何大事未辦士奇首對三事其一 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之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 后納之事雖無考然亦曆日革除建文之一証也然則國史創一無號之元年果何說乎曰此爲 成祖而作故

專述靖難用兵始末。起于元年三月。卒于四年六月耳。皇明通紀。載靖難兵去建文年號。止稱元年。此言疑有所本。豈當年軍中奏報。惟署年月。故史家因之歟。其于洪武三十一年。先書 皇太孫矯詔嗣位。改明年爲建文元年。謂改元之詔爲矯。此去建文年號之本指也。亦據北平稱兵之辭而書之也。若謂止改建文四年爲洪武三十五年。而不及元二三年。則將斷自即位以後乎。抑斷自四年正月乎。度非追改。無以示畫一之制矣。然則革除之名。何自起耶。曰。靖難之後。法禁甚嚴。士大夫既不忘建文之舊。而又不敢察察言。故口傳筆記。或稱

革除朝或稱革除君所謂名以義起者耳至弘治中修

會典始儼然以革除紀年要其所緣起者舊矣故謂

成祖未嘗有革除之名可也謂未嘗有追改之實不可

也

十六

靖難事蹟洪武三十五年六月戊寅遣安王楹祭告

懿文太子遷其主于陵園葢建文初尊謚　懿文爲孝

康皇帝廟號興宗升祭于太廟至是禮官言考之古典

于禮未安遂命以主置陵園仍舊謚號曰　懿文皇太

子歲時致祭如嘗儀大明會典載　懿文太子陵在

孝陵之左。四孟清明。中元冬至。歲暮。及忌辰。凡九祭。俱孝陵祠祭署兼主之。又載 孝陵。毎歲正旦孟冬忌辰。 萬壽聖節。俱行香。清明中元冬至。俱祭祀。特令勳舊大臣一員行禮。 長陵以下。並同。是諸陵毎歲大祭僅三。而 懿文太子陵。大祭凡九。又益以正旦酒果之奠。其輕重疏數。何倒置甚也。有司相傳。不得其解。從而爲之辭曰。 太祖之厚于子也。曰。 惠宗之豐于昵也。若然。則靖難之初。豈宜因而不革。使 孝陵祀典反薄于 東陵乎。萬曆四十四年八月。南京太嘗寺少卿桂有根。建議。 孝陵元旦孟冬。兩忌辰與聖節。俱用太牢

祝帛。增三爲八。葢于　懿文園陵之舊。旣不忍議裁。而于制禮之意。又有所疑而未安者。故爲是曲說耳。然祭不欲數。識者非之。且　天壽諸陵。竝一歲三大祭。未聞有議增者。南北異制。尊親異施。可謂稱乎。卽　孝陵之祭以八。而　東陵則獨以九。其數終不相當也。當時禮官。不能通知典故。依違遷就。又以元旦　聖節。有司不便易服行事。乃改正月八日。及　聖節前二日致祭。紛紛矯舉。彌失其初。余考　東陵九祭。若清明中元冬至與　諸陵同者。無論矣。惟四孟歲暮忌辰六祭。會典旣不能明。而國史亦逝而未詳。議禮之家。未有知其所辯

求者也蓋　孝康謚號旣廢幷罷太廟之祀以其主置
陵園于是幷廟中五大祭于陵祭之中凡四孟歲暮之
加牲即所謂歲時致祭如嘗儀者也獨是　諸陵忌辰
俱用酒果無牲帛而　東陵何以獨厚則因　諸陵忌
辰已有奉先殿之祭故陵祭稍殺而　孝康則無之故
有所偏重也且　諸陵歲祀俱命勳舊大臣行禮而
東陵則兼掌于祠官其輕重之間則微有辨矣雖然陵
祭非古也而又幷廟中之時祭用之此禮之變也若因
此而上逮　孝陵以元旦忌辰　聖節並同時祭名實
混亂其瀆已甚且何以處夫　天壽諸陵乎竊謂　孝

康諡號旣復自當別立專廟祀于南京而陵園祀典則以義裁之可也

十七

遜國記云或曰帝發火宮中卽削髮爲僧入蜀或曰去蜀未幾入滇南嘗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儠傝實爲我衆聞之悚然聞于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入居大内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或曰帝之生也頂顱頗偏高皇知其必不終嘗匣髡

緇衣之曰必娶大難乃發此以故遂爲僧去又曰建文君幼秀頴能爲詩 高皇使賦新月曰影落江湖上蛟龍不敢吞 帝曰必免乎難憲章錄云正統十一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爲府土官知州岑瑛爲知府瑛初遇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瑛大驚送之京師使尚膳大監吳誠識之其說視鄭氏尤詳考之正統實錄則五年十一月丁巳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紿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亟返邦國以黄紙爲書命

其徒溍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河南均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　上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王氏二史攷以為薛氏實借此。而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　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耳。不應九十餘也。是時　英宗少。三楊皆其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于正統五年。非十一年也。思恩故府。未聞

某年陞州爲府也。野史又載　建文詩。凡三首。皆好事者附會語也。大抵　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既已湮。當滅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余謂

惠宗而不出亡則已。　惠宗而出亡也。當如龍潛鳳冥。惟恐不密。又肯于三十載後。無故挺身自蹈網羅以覬不可知之福哉。若謂年老思歸。則埋骨西山。當非首丘之志也。諸書傳譌。皆以土官岑瑛藉口。然考之史。正統四年十月丙戌。陞廣西思恩州爲府。先是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殺賊有功。特陞田州府知府。仍掌州事。而

瑛輒欲兼管田州府事。與其知府岑紹交惡。各具以聞。事下總兵官及三司官計議。至是安遠侯柳溥等。請陞州爲府。俾瑛紹各守地方、以杜侵奪之患。從之。則岑瑛先以功加知府。後因柳溥之請。乃陞州爲府。事在正統四年。而非以楊行祥故陞也。王氏謂思恩故府。未聞某年陞州爲府。葢未及詳究耳。至諸書所稱。奉以王禮。養其天年。則當時何難出建庶人于幽閉之中。而必俟天順復辟之後哉。史載太監吳誠坐征麓川失機。論死得宥。事在正統五年五六月間。則憲章錄所紀妄也。遜國臣記作太監吳亮云。朝廷以亮經侍 建文君。使審視

老佛見亮云云。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按實錄。正統六年三月丁巳。宥司設監太監吳亮罪。錦衣衛奏。內使范好。管本監外廠。私以問地役人匠。與太監吳亮等種菜。縱容人匠置飲食之具。以致火延廠房內。竹木白藤車輛等料。一百五十餘萬。盡焚之。亮等俱當鞫罪。　上命司禮監記亮死狀。宥之。此正楊行祥瘐死之時。而以為亮復命自經。何邪。近世有撰從亡隨筆者。謂庚申夏。師題詩寺壁。有僧冒之。自詭為　帝。藩司以聞。詔械入京。同寓寺者皆逮。師預焉。九月至京。御史鞫僧年。不合。僧名楊應祥。均州白沙里人。以不實論死。餘

各戍邊師不得已遂陳其實御史上聞命中官舊侍者吳亮諦視密返奏詔迎入大內稱老佛云此又因楊行祥事爲人所共知而更端以欺世耳使 建文帝果預同謀十二人之數則當會鞫之初何不自陳而待具獄遣戍之時邪且謂有僧冒其詩牽連逮訊行數千里閱十餘月嘿嘿不自明而惟吳亮能識之又事理之必無者也鄭氏載 建文君金陵詩曰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見楊維禎詩集中其題羅永菴第二章有笑看黃屋寄曇標之句 建文君嫻于辭何至矢口犯 孝康諱邪又葉子奇草木子餘錄載皇太子新月

詩。與遜國記所載正同。其稱皇太子者。庚申君之子也。餘冬序錄引為　懿文太子作。謂不及享國之識。而鄭氏則歸之　建文君。考楊維禎集。此詩亦維禎作。則諸書皆假託也。由此觀之。　建文迎歸之事。斷不足信。若遜位而出。則或有之耳。

十八

遜國臣記八卷。上自公卿大臣。下至傭伍雜流。無不臚列。其見于國史及他書可考者。余得而次第論定之矣。詳見五六卷中。乃有姓名不著。而行事無所表見者。如雪菴和上。東湖樵夫之類。鄭氏比之齊二客。魯兩生。不論可也。

建文編年。有樂淸樵。會稽志。有耶溪樵。七修類稿。有玉華山樵。皆彷彿東湖事。蓋傳聞異耳。有姓名雖存。而爵里事蹟。若有若無者。如忠賢奇秘錄所列梁良玉等九人。以爲得之轉藏。搜自斷簡。然特王詔一人之私記耳。且九人之中。定海梁氏居其四。何諸臣之有幸不幸若此。未敢以爲信也。又有其人與其事。本不相蒙。而諸書往往援引爲重者。則龔詡是已。姑蘇志云。龔詡。崑山人。父詧。洪武初。爲給事中。謫戍死。詡少依母族冒姓王氏。既長。隱跡田里。肆力經書。晝夜不輟。尚書周忱。屢至其家。咨訪時政。兩薦爲松江太倉教授。皆不就。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遜國臣記。則謂詡年

十七。為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金川門。詡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周忱巡撫。兩薦為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詡仕。無害于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身。夫據郡志。則詡之父死于戍。而詡少依母族。長隱田里。安得有守金川門之事乎。考黃雲丹巖集有云。安節龔大章代父給事公補黑衣之列。既老歸鄉。思舊君言及輙悲泣。乃知詡曾代父荷戈宿衛。第云既老歸鄉。則其身初未離伍。必經肆赦。乃得歸耳。而列朝詩集謂其父嘗戍五開死。大章年十四。勾補伍。調守金川門。靖難兵入。大慟變姓名王大章。遯歸。方大索。夜走任陽。投馮陳二氏匿大

國中恐當時尺籍法嚴無遯去不追之理且以王大章爲變姓名尤誤葢王從母姓大章其字也若詡者自宜入隱逸傳不必附之忠節之末也

十九

遜國諸書眞贋雜出葢作俑者王詔之奇秘錄而效尤者史彬之致身錄也二書皆淺陋不經而致身錄以緣飾從亡事尤爲流俗所歆艷崇禎中南京科臣歐陽調律上其書于朝錢學士謙益乃據吳文定所撰彬墓表作致身錄考其要云表稱彬幼跌宕不羈國初與諸少年縛貪縱吏獻闕下賜食與鈔給舟遣還恭謹力田爲

糧長稅入居最每條上利害多所罷行鄉人賴之如是而已令彬果遜國遺臣縱從亡訪主多所諱忌獨不當云曾受先朝辟名乎即不然亦一老明經也其生平讀書纘文何以盡沒而不書乎文定之表益據明古行狀何失實一至于此其必無者一也表稱每治水諸使行縣縣官以爲能推使前對反覆辯論無所畏彬既從亡間歸尚敢叩首伸眉領諸父老抗論使者前獨不畏人物色乎縣官豈無耳者獨不知爲故翰林侍書推使前對使者乎其必無者二也表記彬生平自縛吏詣闕足跡不出里閈錄載其間關訪主廿年之間徧走海內何

相背也洪熙初奉詔籍報民間廢田減邑稅若干石以錄考之彬方訪　帝于滇南何暇及此其必無者三也表言彬重然諾遇事不計利害至死不悔而錄云以從亡爲傭家所中死于獄彬實未嘗死獄而云以從亡死獄甚其詞以覬恤也其必無者四也從亡狗志之臣或生扞牧圉或死膏草野或煙滅而淵沈或鳥集而獸散身家漂蕩名跡漫漶安有晏坐記別從容題拂曰某爲補鍋匠某爲葛衣翁某爲東湖樵比太學之標榜擬期門之會集哉野史記壬午七月有樵夫聞詔自湛于樂清之東湖遜國臣記作臨海東湖吟則以爲從亡之牛景先豈湛

湖者一樵從古者及十樵耶其必無者五也錄載彬入官後元年諫改官制四年請堅守請誅增壽皆剽竊建文時政以彬事傳致之也不然何遜國諸書一時論諫皆詳載而獨于彬削之耶其必無者六也錄後有敬奏記連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廿五日東吳史仲彬轉貪縱官吏見　上于奉天門賜酒饌寶鈔次日陛辭朱給事吉祖之秦淮王文學奐張待制羽布衣解縉賦詩贈行而給事中黃鉞記其事按朱吉墓記洪武二十三年辭薦不起廿五年以明經能書薦入中書書節勅二十七年授戶科給事中是年吉正辭疾里居尚未入官何得

稱給事祖秦淮也張羽爲太常司丞謫嶺南半道召還自沈于龍江此洪武初年也王彞與魏觀高啓同誅洪武七年也解縉二十三年除江西道監察御史旋放歸是年縉不在朝又不當稱布衣也黃鉞建文元年以宜章縣典史中湖廣鄉試次年中胡廣榜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安得洪武中先官給事也作是錄者以鉞同郡人又死于壬午故假鉞以重彬而不知其踳駁若是其必無者七也錄云吳江縣丞到彬家問　建文君在否彬曰未也微哂而去當時匿革除姦黨罪至殊死何物縣丞敢與彬鬨笑曰相向乎此鄉里小兒不解事之語其

必無者八也當明古時革除之禁少弛矣明古者之友自吳文定而外如沈啓南王濟之輩著書多訟言革除何獨許明古之祖明古爲姚善周是修黃觀立傳具在西郵集中大書特書一無避忌何獨于已之祖則諱而沒其實乎其必無者九也鄭端簡載梁田玉等九人松陽王詔得之治平寺轉藏上彼云轉藏此云道書其傳會明矣序文蕪陋亦非焦修撰筆也其必無者十也至弘光初錄遜國諸臣禮部疏列彬名科臣李清復摘其四誣曰以王艮之抱印赴火矢節甚烈　文皇不云乎朝廷印信艮擅毀不得無罪而今忽云從亡豈捐一身以

殉國。又分一身以依主。二也。以楊應能度牒爲 高皇
藏。而 讓皇啓遂祝髮以出。此稗官私記耳。而今忽云
從亡。方疑其事。何遽實其人。且實其人。不過借其事。二
也。以蔡運之坐姦黨論死。牛景先之走蕭寺死。梁田玉
中節之爲僧道死。宋和郭節之同賣卜客死。俱雜載諸
書。較若列眉。而今忽皆云從亡。將死者爲誰。遁者爲誰。
從亡者又爲誰。三也。以雪菴和尚之疑爲葉希賢。見于
本傳。而今忽云郭節。以衣葛河西傭。與馮翁之初無姓
名。而今忽指衣葛爲趙天泰。馮翁爲馮漼。事愈詳而名
益多。四也。尤可異者。何洲之與宋和郭節善也。相約爲

笠人客死全身遠害力固首陽其爲士大夫何疑忽云太監果何所憑夫爲是書者尚贗而書中所列之姓名其贗可知也于是史彬遂不預祀余攷史氏所刻仲彬行狀云府君性忠愛然不樂仕進閭膺薦命非其志也有黠民當運糧負其才力百計求賂府君執不許其人憤且恥乃誣府君不法事臺下御史治當代任逮府君獄不即治府君竟死後御史至辨所告事無纖毫實即坐告者以死府君寃始白行狀不載西郵集中然就其所云閭膺薦命者不過爲稅長課最縣官薦之耳初無以明經入仕之事而其叙下獄至死謂所告事無纖毫

實則非以從亡被訐也可知矣墓表不著此事故錢氏謂彬未曾死獄然彬即死獄於從亡又何與乎余家距黃溪史氏不數里見聞最眞然邑志旣不爲彬立傳而史之後人亦不能舍墓表行狀之外別有考證余又何敢隨聲附和故備錄錢李二公之論以明非一人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國史考異卷之四終